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746/a3

六三・經部・詩類

詩益二十卷〔清〕劉始興撰……………一

毛鄭異同考十卷〔清〕程晉芳撰……………三七

毛鄭詩考正四卷〔清〕戴震撰……………五五

詩學女爲二十六卷〔清〕汪梧鳳撰……………六〇三

詩

益

〔清〕劉始興撰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尚古齋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六毫米寬二七八毫米

乾 隆 八 年 鑄

金壇劉韶江輯義

詩益

附就正啟一帖

本衙藏板

詩益就正啟

伏聞在昔明王造士之典經術先崇至聖雅言之科
詩歌首重 始興 躬生

盛撰志切儒修幼懷毛氏遺編僅能句讀長習紫陽集
詒畧識源流然而塞有蓬心森難兼測釋前賢之明
訓滋辨說而糾紛搜至道之淵涵恍疑端而錯迷
如幽風最古不列二南之前王號猶存乃居三衛
次邛鄆之篇既闕徒謬藥於空名小大之雅難分
托揚於異義若夫衰姬廢李雜唯唯河苻以同風

節髮髦僭鴛鴦塋茨而聯詠載馳河廣之女番分並
帶而兩地傳歌緣衣顧人之章情有同源而殊方
賦抑且祀尊邵國迷聲岐封生民獨後文王既類
於世彼天作不先清廟亦禮失於推崇申召諧
黍苗崧高之異次朔南均伐奚六月常武之殊編
以和平溫厚之音而雜瘋思幽憂之作魚藻苑柳
惡豈日合辭辭豈罔柔愉悲亦有分志大抵篇章
列類例參差未可執一以概言亦且末由而罄舉
如云錯簡則傳經代有偉人矧自刪繁而往聖貽茲來

哲獨惜微音既遠微言或昧於參尋載籍云遙大義
遂遺於缺畧是以宣幽變什時世亡微鄭衛淫辭諸
家聚訟將開揚之無自欲考訂之靡從幸觀文治蔚
興之期欣逢典章明備之日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纂經義鴻文炳煥瑤冊琳瑯萃諸子異同之
言分猶涇渭會羣儒闢奧之旨昭若日星緯地經天
丕著

盛朝之烈金聲玉振永垂奕代之模斯詩學之大成爲愚
蒙之津筏蓋衆解既備則疑義可參且折衷已明而

其詮自得爰是纂思奮嘉仰測於高深消滯難
頓希能於萬一積歲累月殫精窮神竊集撰詩益
部合凡本傳次問表辨二十卷蓋繼漢唐以來
訓詁之成書發尼山編定之至意開雕以降狼跋
前上感下應之理如斯風之所以名風與召旻居終
鹿鳴居首初盛終衰之迹若彼雅之所以繼雅也故
一風有一風之本末一雅有一雅之指歸治亂興亡
次第見紀綱之大畧創懲勸戒低徊盡悲憫之幽衷
茲乃考其簡策之所燦陳詠歌之所臚列楚邱淇澳

上帛殷墟而發始衛姜匪風下泉末嗟周道而週懷
邠俗離黍降同於列國錄實匪夸倚差附刺於宗邦
含譏自遠卷分明志忽斷新臺棄舟之編類比陳謨
復合鴟鴞七月之誦雖狂且狡童之詞無妨並采惟
以辨俗於貞淫若樂歌燕飲之什可以寓懷豈嫌難
陳於美刺故小正之義多往復蓋西京之亡有感
情排側而彷徨道光昭而盛大內天保外采薇禮然
如睹至治之規模始憂勤終逸樂俾焉共仰太平之
景象他如廣鼓鐘雅音之奏爰賦楚茨福生民聲亮

之神載吟行葦則又深心綿邈遠志夷猶若乃什
文王則惟崇德頌終大武亦曰象功所以爲尊隆之
極思揚厲之至則此皆其犖犖大者可謂較然明著
已總之義理攸存後先不拘於時代鑒觀有述錯綜
每見於情文斯卽開筆削之源先獲麟而作史繼典
謨之盛麗藏壁而傳書至於句詁淺深篇分綱領首
辨義諸疊體次通諷刺長辭譬如秣馬秣駒同情漢
廣猶爲兩咏假使絕繩盤整同義益斯奚必分章謬
從太祖之文出車遂失周宣之命不讀永懷之句正

月疑非宗鎬之詩蓋必達於風人興賦之原斯以明
聖教昭垂之跡故先之本傳以集其義繼之辨言以
表其歸授受師承未敢漫違於前範古今旁採惟期
畧補於闕遺發明朱子之功推闡毛鄭之學然而切
磋寡與懼貽不醇不備之憂樸斲時疎難獲盡意盡
言之趣恭惟

有道君子

達人先生

俯賜覽觀兼施

教益俾材之倡者有必達而璞之缺者得復完則不慙

鰥生之幸抑亦斯道之光矣謹啟

金壇晚學劉始興拜榮

詩益序

詩自齊魯韓三家既亡惟小序毛傳說獨存繼之鄭箋
孔疏以闡其蘊漢唐後學者皆宗之及宋朱子辨論序
說謬誤更定舊解爲集傳而小序毛鄭氏之學多釐然
出於正矣愚考詩序及毛鄭氏舊解頗有所穿鑿第詩
學賴之以傳且去古未遠其得之師傳授受者往往而
有故凡舊解穿鑿謬誤之處朱子辨而正之可謂廓如
若既明曉當信從者蓋已無復疑似兩可及從關弗注
二者之病說詳後此其說有宜采擇者且詩三百篇其

詩益

總序

閒辭事相頌而並收博學迭出而互見者不鮮假如取
二南草蟲行露野有死麕三詩雜之鄭風僅與將仲子
風雨二篇同解草蟲風雨皆婦人思其君子之詩行露
野有死麕將仲子皆女子拒淫之詩
以鄭之羔裘曹之鳴鳩雜於二南亦與羔羊同風羔裘
鳴鳩
羔羊皆美其而盛衰貞變之義弗著他如小雅祈父以
在位者之詩說見詩楚茨以下近於頌小雅楚茨信南山
下近於風大田四篇皆
美其力農事以奉祭祀之詩與周頌載以前說例之風
交其相類故舊說謂之幽雅幽頌
詩雜於雅雅詩雜於頌而風雅頌之義莫得而辨矣故
善說詩者其在國風必考其所繫何風復繫何篇之下

以求所謂上感而下應者而得其名風之說。此以下說並見詩次問及至於雅頌亦統觀其詩之始終次序以驗王道之興廢與古先王制作之精意而於小雅諸篇必三復焉可以知孔子與周之志復古之心此其大略也故詩有異類而同次者衛共姜柏舟宣姜牆茨之類是也有同類而異次者小雅黍苗大雅崧高之類是也有兼收並採著其淺深先後以爲義者鄭衛諸淫詩小雅燕饗諸詩是也其他次乎風者義從風次乎雅者義從雅次乎頌者義從頌或本其世系或依其事類或因其政治得

詩益

總序

二

失上下感應之次爲敘要其善者足以觀而法不善者可以懼而戒其歸一而已矣故詩之爲教也一篇之義小而全詩之義大一篇之義詩人之旨也全詩之義孔子編次之意也今自鄭氏詩譜及孔疏解全詩編次太義多牽於小序時世之論無足取者而朱子詩傳惟二南說略具都鄙衛以下關之近代學者僅知指摘篇章習熟句讀或復紛紜聚訟而不辨其義徒欲強持序說詆訐朱子說詳後詩辨而於聖人垂教之大則略而弗議惜哉愚既幸詩學之傳獲刪厥謬誤以正其義復懼茲闕

略乃合詩序毛鄭孔氏及朱子傳說略加采擇更旁引諸家積二十餘年作詩本傳八卷詩次問補言三卷詩表二卷雜辨七卷略推廣本篇詩意及益以孔子編次之義補舊解所未到因名之曰詩益云乾隆五年十月既望金壇後學劉始興序

詩益

總序

三

詩益目錄

詩益目錄
卷一
詩本傳
卷二
詩本傳
卷三
詩本傳
卷四
詩本傳
卷五
詩本傳
卷六
詩本傳
卷七
詩本傳
卷八
詩本傳
卷九

詩益 目錄

詩次問
卷十
詩次問
卷十一
詩次補言
卷十二
詩表
卷十三
詩表
卷十四
總辨
卷十五
雜辨
卷十六
雜辨
卷十七
雜辨
卷十八

雜辨

卷十九

雜辨

卷二十

雜辨

辰發

少時讀三百篇多蓄疑未解遍覽先儒舊說益

滋聚訟及從吾兄

韶江先生遊先生方研注詩益

一書

辰發

追隨几案親炙訓誨日漸開悟始知經學

自有真詮也今宦闕去官赴部銓補重晤先生於

詩益

目錄

王

燕邸 先生出茲編以示

辰發

潛心誦讀覺時終

誨猶能記憶詩益諸敘文雖已總具綱領然中間義

例頗繁恐一時未能開卷瞭然竊欲謹記舊聞略揭

書內要旨兼述鄙衷一二贊言麗之篇端以曉讀者

先生以爲然遂一一附載目錄之後

詩益要旨惟在續補舊解闡遺大義大則辨析先儒

未定疑案其間章句訓詁雖與朱子集傳小有異同

然實朱子之功臣也蓋自漢唐以來小序毛鄭之說

孤行於世其支離穿鑿之病有害經義者往往不鮮

朱子辨而正之小序毛鄭氏之學由是始醇然於經

內義理大端尙多闕略未備是以宋元諸儒紛紜聚

訟迄無定論後來學者靡所適從今詩益一一研窮

增補大義既備先儒聚訟之說自渙然冰解其爲功

於朱子豈淺小哉

先生嘗云漢唐以來無小序毛鄭氏則詩學不傳無

朱子力闢序說謬誤則聖人編詩垂訓大義亦不可

講

辰發

竊謂無詩益一書補闕辨疑則聖人之經義

不空朱子之功亦不著也

詩益

目錄

四

詩益續補大義在詩次問詩次補言數萬餘言竊謂

自有詩學以來未之有也大凡聖人編次三百篇之

意旁皇周浹盡備於此此其道與易傳春秋相表裏

蓋文王之序易夫子之編詩其爲教不同而其致一

也夫子作春秋之旨直而嚴及編詩之意則婉而渾

微而著向來讀春秋者病在拾經從傳而不求其本

多以曲解失之讀三百篇者病在尋章摘句而不求

其通多以疎略失之故詩益補闕之功譬猶渾沌鑿

開初見宇宙而又天造地設義理歸于自然後有議

者諒不以愚言爲阿好耳。

詩益辨疑說具總辨雜辨中開條分縷析盡解從前學者之惑數百年以來雲霧悉除矣至本傳分註章句淺深次第及全篇篇意貫通亦多闡發未有補先儒舊解之闕然皆確有依據精切詳密非附會穿鑿者比學者所當深玩也。

詩益全書凡四種詩本傳一詩次問詩次補言二詩表三總辨雜辨四蓋凡說詩者必先講明本篇詩人之意然後聖人編次垂訓之乃可講故以詩本傳

詩益

目錄

五

爲首詩次問詩次補言次之詩表合本傳次問之義分別詩人孔子之意而表其大凡故又次本傳次問之後總辨雜辨條析先儒疑義而衷之於一詩傳之源流也本傳次問相繼而經義乃全表又重著以明之所以反覆之也辨則居於末焉亦問次之義也讀詩益本傳者當與總辨雜辨並讀讀詩次問及補言者當與詩表並讀蓋詩益本篇舊解可否從違說具總辨雜辨內故讀本傳者當與此參觀乃得之至於分別詩人孔子之意及編次風雅頌升降先後之

序咸備於表故讀詩次問及補言者亦當與此參觀耳。

先生成詩益一書垂二十餘年故立義深厚完密不惟摩會羣書已也每著一說往往分散各條如解衛冠却鄭義一見本傳一見詩次問一見詩次補言其辨則詳於雜辨讀者必融會其說其義乃備耳。

當請於先生曰詩益諸說盡以類從且便讀者耶先生曰否否凡義理必分著而後明又讀書之法惟在觸類貫通若求一覽而盡斯失之矣况讀吾書而

詩益

目錄

六

不能竟其說其於學問之道何有哉

詩益有增訂朱子集傳說者非與朱子立異也有力詆衆說辨從朱子者非爲朱子曲護也蓋惟以篇意爲斷耳小序毛傳鄭箋孔疏及諸家說亦然蓋凡先儒舊解義可從則從之不可從則旁引參補之不以其人異也。

詩益全書內次問補言總辨雜辨及諸序文皆略分句讀以便觀覽惟本傳則分二例其有增補新義及貫通篇意分別淺深者以單圈表之類輯訓詁舊說

者以單點表之取其易於辨識也。

此上諸說辰發或得之曩時舊聞或約舉書內大旨

學識淺陋不敢妄有滋益惟冀頑茲編者藉為端緒

以求竟其說已耳

先生沈潛經學積數十年詩益一得蓋其功深而最

大者外有尚書古文語錄左氏春秋傳志楚辭新義

史記指意諸書先生開戶闡修世鮮知者然嘉惠

來學可久可傳願與二三同志勉力付梓庶存不朽

以待後云

目錄

七

第辰駿字襄謹記

同學諸子受業門人編校姓氏另版登載

詩本傳序略

詩本傳者詩本篇章句傳也愚讀國風體前後多疊章複

句然皆有淺深次第之義舊解多闕不講學者顧弗深察

徒見其辭意重覆錯雜而無義理不亦病乎至二雅長篇

為多如小雅正月大雅抑桑柔之類篇義頗難通貫則欲

考傳註之紛紜而求其合難矣或復據其一二語遂疑其

時代抑又過也如正月云詩林宗周褒姒威之雨無正孟

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如徒以章句文辭

而已則誤於此遂泥於彼以其一節而失其全體者曷可

詩本傳序略

勝道今惟以貫通篇義及分別章句前後深淺次第為

則於本篇詩人之志頗有發明凡舊註之是非辨論之得

失皆有依據可講復斷以上下篇孔子編次之意以復歷

指歸至其說則別著之詳詩大問而闕於此焉若夫草木

鳥獸山川地志音韻之學蓋有志而未逮姑從舊說略訂

之俟後之君子

詩益卷之一

詩本傳

金壇後學劉



國風

國風名風者謂上化其下而下應之。風之動物然故曰風。如二南上有關雎葛覃卷耳之化。下既天采芣苢之。都郵衛上有柏舟綠衣之化。下既風谷風應之是也。詳見後詩次問先儒說。二南為正風都郵衛以下為變風。凡分十五國。今以都郵無詩。合之為十三國云。

周南

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大王遷伏羲自曲陽遷居其地。傳于王季歷至孫文王昌。

詩益

卷一 詩本傳

詩國興廣遠都於豐。分岐周故地為周。公旦召公奭。宋邑。使周公為政國中而召公宜布於諸侯。於是德教大行。凡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分天下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代商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謂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蓋其先。周公管宋文王之世。風化所被民俗之詩。其得之國中而。以而南國者曰周南。得之南國者曰召南。及是後之管。弦以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達於鄉黨邦國。役世周。室既衰。或亦以其詩類附焉。孔子取而刪定之。惟存何。彼覆矣。一篇。上與則公所采之詩。編次先後。凡二十五篇。以明文。

關雎

關雎 反 鳩在河之洲 反 窈窕 反 淑女君子好逑

求音

興也。下二章同。凡詩有興。此賦興者。先言他物起興。以。以彼物比此物。厥則數陳其事之謂也。○劉文王生有。

聖德又得聖女。姓氏以為配。故以雌鳩起興。而美之首。章下二章之綱領也。關雎雖雄相應。和聲雖鳴水鳥。一。名王雖雌。類生有定。耦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毛傳云。摯。而有別者是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窈窕幽閒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指后妃為處子時。君子謂文王好亦善也。述正也。此章先美后妃之德。宜。配君子如此。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蓋淑女之配。宜。子亦若雌鳩之和聲相應。然故以鳥與。凡詩興體皆與。下文有開應。

參初金 差 初宜 反 荇 衛猛 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首章既美后妃之德。宜配君子矣。此章因以荇菜起興。而推本其未得之時。如此參差長短不齊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水。而流被靡從流水也。此尚未言取之下章采之乃言其。

取耳寤寐無寐也。荇菜曰左右流。或左或右。言其方也。淑女曰寤寐求之。或寤或寐。言無時也。亦相對有關係。義。服猶懷也。悠思之長也。輾轉之半轉者。輾之。則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而皆臥不安。靜意。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反 此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反 之參差

荇菜左右采之 反 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反 之

末章承前章復以荇菜起興。言今始得之時。采取而擇。之也。琴瑟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友者親愛其。德之意。荇菜無節之也。鐘金屬。鼓革屬。樂音樂也。采者擇。其善有友義焉。荇菜其成有樂象焉。琴瑟聲和。故曰。友。鐘鼓聲盛。故曰樂。此上二章皆承首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之意。而言。蓋惟后妃之德。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故其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如此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謂如末章所云。哀而。不傷。謂如二章所云。此其和平敦厚之音。昔嘗用之。郊。人邦國。今雖無復傳者。然猶讀其辭而想見之。至其詩。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首章既美后妃之德。宜配君子矣。此章因以荇菜起興。而推本其未得之時。如此參差長短不齊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水。而流被靡從流水也。此尚未言取之下章采之乃言其。

取耳寤寐無寐也。荇菜曰左右流。或左或右。言其方也。淑女曰寤寐求之。或寤或寐。言無時也。亦相對有關係。義。服猶懷也。悠思之長也。輾轉之半轉者。輾之。則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而皆臥不安。靜意。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反 此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反 之參差

荇菜左右采之 反 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反 之

末章承前章復以荇菜起興。言今始得之時。采取而擇。之也。琴瑟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友者親愛其。德之意。荇菜無節之也。鐘金屬。鼓革屬。樂音樂也。采者擇。其善有友義焉。荇菜其成有樂象焉。琴瑟聲和。故曰。友。鐘鼓聲盛。故曰樂。此上二章皆承首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之意。而言。蓋惟后妃之德。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故其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如此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謂如末章所云。哀而。不傷。謂如二章所云。此其和平敦厚之音。昔嘗用之。郊。人邦國。今雖無復傳者。然猶讀其辭而想見之。至其詩。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首章既美后妃之德。宜配君子矣。此章因以荇菜起興。而推本其未得之時。如此參差長短不齊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水。而流被靡從流水也。此尚未言取之下章采之乃言其。

取耳寤寐無寐也。荇菜曰左右流。或左或右。言其方也。淑女曰寤寐求之。或寤或寐。言無時也。亦相對有關係。義。服猶懷也。悠思之長也。輾轉之半轉者。輾之。則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而皆臥不安。靜意。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反 此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反 之參差

荇菜左右采之 反 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反 之

末章承前章復以荇菜起興。言今始得之時。采取而擇。之也。琴瑟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友者親愛其。德之意。荇菜無節之也。鐘金屬。鼓革屬。樂音樂也。采者擇。其善有友義焉。荇菜其成有樂象焉。琴瑟聲和。故曰。友。鐘鼓聲盛。故曰樂。此上二章皆承首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之意。而言。蓋惟后妃之德。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故其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如此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謂如末章所云。哀而。不傷。謂如二章所云。此其和平敦厚之音。昔嘗用之。郊。人邦國。今雖無復傳者。然猶讀其辭而想見之。至其詩。

未知何人所作。朱子云：作於文王宮中人，或又謂作於畢公。雖觀今皆無可考，故闕其說。後詩凡不言作者，同此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關雎篇首冠周南及葛覃卷耳以下，乃孔子編次。如此非詩人本意，今說別詳詩次圖，從茲同此例。

葛之覃反。今施音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

漣。漣反。木其鳴喈喈。音皆叶。居矣反。

賦也。下二章同。○后妃將歸寧而作此詩，首章二章皆

追賦之辭也。葛覃名可為婦綌者，單施施移也。爾萋生

也。中谷谷中也。要萋盛貌。黃鳥，一名搏黍，產木，黃

木也。皆喈和聲。遠邇聞者，此言初夏萋萋方盛之時，起

章成綌綌意，因葛覃而及黃鳥鳴，不賦其物以紀候耳。

詩益 卷一 詩本傳 為之覃今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反。是獲反。為綌

恥知為綌反。去道服之無敬亦反。

此章承首章言盛夏之時，葛既成而始為綌之服也。

其其茂密貌。刈，新獲也。精日為葛，日為綌也。首章

及此皆因未章歸寧之意而追賦其未歸時成綌之事

事如此，蓋必待歸功既畢而後及於歸寧，則不以孝思

之無虧其內職之有實此所以為貞靜專一之德也。

言告師氏言告歸薄汚我私薄漣反。我衣害反。戶葛

害否反。九歸寧父母反。其後

上章既成綌之服矣，末章遂言歸寧之事，此其作詩

本意也。言歸寧師女師也。薄，猶小也。或曰：薄，亦謂薄

凡云薄言者，從此汚濁之上去其汚，猶治亂曰亂也。

私，猶微也。漣，濯也。漣此汚為尤潔矣。及，禮衣也。蓋汚之

用功雖深，而將則尤潔，惟私服乃燕居之服，而禮衣將服之以歸寧父母，故也。若何也？寧矣也。謂問安也。

葛覃三章一章六句

朱子曰：此詩后妃所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可見其德之厚而人所能及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音。頃，管嗟我懷人。真反。彼周行。叶戶

賦也。下三章同。○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作此

詩。采采，言非一采也。卷耳，菜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采

思也。人蓋謂文王與舍也。周行，大道也。頃，篋也。篋，竹器，盛

盈且真之大道之旁，而不復復采以見其懷思之甚也。

此蓋后妃當文王朝會征伐及美里拘幽之日而作與

嗟我懷人句。一篇之綱領。

詩益 卷一 詩本傳 陟彼崔嵬。五音。我馬虺虺。叶曰。隤音。我姑酌彼金罍。反。

維以不永懷。反。反。

此下三章皆承首章嗟我懷人之意而言。陟，升也。崔嵬，

爾雅曰：石山戴土者，托言升彼崔嵬之山，將以遠望所

懷之人耳。隤，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金罍，刻

為雲雷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言酌金罍之酒以自娛

欲其不至長以為懷也。此蓋反首章懷人之意而進矣，有以針其憂耳。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反。兕觥反。叶。維以不永傷。

山春日開，既陟崔嵬，復陟高岡者，言所陟之匪一，以見

其懷思之愈甚也。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觥，

角觥也。兕，兕為之，未傷比末懷又深矣。不永傷，復反首章嗟我之意。

陟彼砮七餘反矣我馬瘠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肝音吁本音吁

朱子集傳云爾雅注矣引此作肝今從之

爾雅曰土山戴石為砮瘠瘠皆病也前二章但云馬病此復及僕者推廣而極言之肝張目而望也云何肝者言欲望之而無從卒反上文涉山遠望之意以明所望者之終不可見耳

卷耳四章章四句

朱子曰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

南有樛居糾反木葛藟力軌反之樂音只君子福履

綏之

與也下二章同○此蓋美文王之詩南毛傳云南土也謂荆揚江漢間木盛處猶後篇曰南有喬木也不下曲

詩本傳

曰樛葛藟猶樂也○詩說樂只美其德也君子有文王也後稷綏安也蓋木下曲則樂之者因君子有樂只之德則身之獲福優者安故以爲與下二章葛藟榮成表微此此首君子朱子集傳云指后妃今從毛鄭氏義而後訂其篇意如此詳見後詩辨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榮鳥榮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榮旋也始榮之極奄之末復旋繞之也成就也此要其終言之比前二章綏將義爲又深

樛木三章章四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辨○按凡詩與比體有樛與者以彼興此與下文相對爲義此者此言正意與下文

爲義但詩中比體易曉至所謂興者亦必求其所以取興之義上下文意乃有關係不可不察也

益斯羽詵詵音華兮宜爾子孫振振音兮

與也下二章同○文王后妃子孫衆多而又賢德故以益斯爲興而美之益斯益也一名斯益益猶青色長角長一益九十九子益和集賢猶善也爾謂文王后妃振振仁厚也言文王后妃能善其子孫使之仁厚也文王后妃子孫之仁厚猶益斯之益也

益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衆聲繩繩不絕貌言文王后妃能善其子孫且繩繩之多也首章先言振振此章後言繩繩者蓋子孫惟有振振之賢德故其衆多爲足美也

益斯羽揖揖測立反兮宜爾子孫暨暨直立反兮

詩本傳

揖揖會衆也暨暨衆聚也○上章先言繩繩末章後言暨暨者蓋子孫惟有繩繩不絕之美則本支繁衍而共會聚者益衆矣益斯羽飛有不絕之聲上章所以興繩繩而此章則又以揖揖暨暨同義爲興也

益斯三章章四句

此篇亦畧從毛鄭氏義詳見後詩辨

桃之夭夭於驕反灼灼其華叶芳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叶古反

興也下二章同○文王國中女子婚嫁及時故因桃夭起興而美之桃木名天少好貌灼灼華盛也木少則華盛與女子之及時而嫁也爾禮仲春會男女桃之有華正婚嫁時也之子猶云是子指嫁者言婦人謂嫁曰歸宜和順意室謂夫婿所居家謂一門之內蓋此女子亦賢而有德者故詩人美之如此而文王周公之化於

此可見矣

桃之夭夭有實音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承首章言桃之華而及其實實之盛也復曰宜其家室者反覆而深美之之辭桃之有實又如女子之有家室故以爲典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蓁蓁葉盛貌復承前二章言華言實而及其葉則桃之美者備矣家人一家之人因言家室而及其家人則女子之德無不宜矣葉之蓁蓁又以興家人之衆多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按美出嫁女子此篇本旨也至美文王之化意則篇內未及蓋言外見之說詳後召南總解下免且漢廣

詩全

卷一 詩本傳

七

同

蕭蕭兔置子余反與夫爲韻 栳陟角反之丁丁音爭赴赴居黠反武夫公

侯干城

興也下二章同○文王國中賢人衆多皆有可用之材故因兔置起興而美之蕭蕭整飭貌置器也丁丁栳杙聲蓋栳杙地中而張置其上以掩兔也赴赴武貌于盾也干城皆扞外衛內者言其武夫之材可用如此文王則公德化之盛亦可見矣免且蕭蕭與武夫之赴赴而栳與干城亦有相應義

蕭蕭兔置施於中逵求遠反赴赴武夫公侯好仇叶渠反

達九達之道也承首章栳兔置而申言其所施之地如此好仇與好逵同巨衛引閑雖亦作仇言其德可與公侯匹耦則匪但干城而已嘆美之愈深也鄭氏曰好仇和好敵仇與中達義相懸說亦通

蕭蕭兔置施於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中也視中逵地稍僻矣地僻則兔益易且可知腹心又匪但好仇而已中林腹心義亦相應免置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音以薄言采叶此反采采芣苢薄言有叶羽反

賦也下二章同○文王國中婦人室家無事相與采此芣苢以爲樂而賦其事作此詩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此篇婦人惟賦其事云爾未嘗自言或化行俗美家室和樂如此云說見後召南總解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捋拾也持取其子也

卷一 詩本傳

采采芣苢薄言袞音之采采芣苢薄言覆戶結反之

袞以衣貯之而執其袞也覆以衣貯之扱其袞于帶間而歸也此上三章先云采繼云有繼云掇持繼云袞覆皆依其事之次序而面言之如此

采芣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思舊本作息孔氏疏云詩韻在辭漢上休求字爲韻宜作思今從之

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音詠叶思江之

采叶弋反矣不可方叶甫思反

興而比也下二章同○南國江漢之闊其出游之女貞潔不可犯故因喬木起興而美之木上疎無枝曰喬依止息也思謂辭喬木之不可休猶女子之不可求故以爲興江漢皆水名泳潛行也采長也方梓也末以江漢